

虫毒

梁波 李苑 著

千古之谜的解读

作家出版社



虫毒

梁波 李蕊 著

千古之谜的解读

1253.7
LB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 / 李苑 梁波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08

ISBN 7 - 5063 - 3389 - 9

I. 蛊… II. ①李… ②梁… III.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0522 号

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

作者: 李苑 梁波

责任编辑: 那耘

装帧设计: 功艺

版式设计: 艺林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44 千字

印张: 6

印数: 01-6 000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63-3389-9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撩开蛊毒的神秘面纱 (序一)

邓敏文

我生长在黔、湘、桂边界一个古老的侗族村寨。儿时，经常跟着大孩子们到邻近的侗族村寨去串姑娘(行歌坐夜)。每当快出门时，母亲总是再三嘱咐：“不要喝人家的水，不要吃人家的东西，注意有ems!” ems在侗语里就是药的意思。

我那时还小，不知道这ems是指的哪样，于是就问大孩子们。他们告诉我说：这ems可厉害了!比如哪个姑娘看上了你，她就偷偷地把ems放在水里让你喝，你就迷上她了，再丑的姑娘你也会天天想她。如果你不愿意娶她做老婆，你就会得病死去。我又问：这ems从哪里来呀?大孩子们回答：听说用蛇

和蜈蚣制造的。那种姑娘家里养有很多蛇和蜈蚣，她们常常假装提着篮子到河边去洗布，其实布下面装的是蛇和蜈蚣。

从那以后，我真的害怕极了，再也不敢随便喝别人的水或吃别人的东西了，尤其是姑娘们送的。

渐渐长大，我才从书本里知道母亲所说的ems就是蛊毒，可我仍然是一知半解。直至今今天，读了梁波和李苑两位先生合写的《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书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蛊毒也有这么多的名堂和学问啊！

梁、李二人为了探索蛊毒的秘密，十数年间，不辞劳苦，踏遍湘、黔、桂三省边界的村村寨寨，查遍数千年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将蛊毒的相关资料汇在一起，并试图揭开蛊毒的千古之谜，实在是难能可贵，精神可嘉。

《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求实。从“尘封的故纸”到“不灭的灵感”，从“蛊毒种种”到“神秘的渊源与传承”，从“难断的公案”到“以药攻药”，从“走进蛊毒区”到“大写的问号”，

作者都是以文献为依据，以事实为依据，不妄下断言。尤其是“大写的问号”和“不是结果的结尾”，作者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

《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一书的精彩之处在于生动有趣，使人爱读。一部好书，在于拥有很多的读者，没有读者，再好的书也是枉然。也许两位作者都是写散文的高手，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书不同于学究式的著作。他们善于将一个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编在一起，就像将一粒一粒闪亮的珍珠串在一起做成精美的工艺品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的语言也别开生面，深入浅出，如作者写道：“说白了，蛊就是一种虫，一些边疆族人又爱又怕的虫。用虫以放蛊，就能麻醉人，使人的头脑都昏晕。蛊不是一只虫，而是很多的虫，如绵延千里的白蚁，如众人身上的病菌。虫多了能干大事，虫多了就不再是虫。就这样，蛊出没于历史的长河中，蛊漂流在想象与现实的迷雾里，亦有亦无，亦真亦假。”这些文字，怎能不让

读者赏心悦目、茅塞顿开呢？

1968年9月，我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第一次回到我久别的故乡，并带去一台自己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我的家乡还没通公路，人们还没有见过汽车，更不知道收音机是何物。当收音机传出美妙的声音时，乡亲们惊呆了！他们一定要我把收音机盒打开，想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人或有鬼在唱歌、在说话。当我把收音机的后盖打开，当收音机内各种零件展现在乡亲们眼前时，他们却惊讶地问：“这些小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呀？他们怎么会唱歌说话呀？”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似乎非常好笑。但是，假如这件事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假如我没有上过大学、中学和小学，或许也会提出这样一些可笑的问题！

如今，人类已经发明了宇宙飞船、电脑、电视、克隆技术等等，人类早期关于飞天遨游、顺风耳、千里眼、真假猴王的美梦正逐步实现。但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未知领域仍然很多很广，人类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面前还显得十分渺小，尤其是对人类自身

的认识还刚刚开始，人类在精神领域的知识就更加残缺不全。艾滋病、疯牛病尚未彻底认识，SARS又已经向人类进行了突然袭击。回想2003年春夏之交人类面临SARS的恐慌情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怪罪古人的幼稚与无知。尽管我们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对蛊毒的认识都还十分的肤浅。

悠悠历史，浩浩长空，茫茫大地，涛涛大海，还有多少神秘的面纱需要我们去揭示，去探索。《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一书的出版，必将在这一领域给我们带来新的思索和新的思考。为此我谨向两位作者表示祝贺！

2004年10月20日初稿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分会会长）

序 二

王跃文

我小时候知道的少数民族只有瑶族，他们居住在村子往南好远的大山里。大人们说那里是瑶人界。村语说的界，就是深山老林。瑶人界的人极少下山。偶尔在村里看见瑶人，都是女的，身着蓝底黑边的花衣裙，头巾缠得厚厚的足有草帽那么大，背着竹篓。村里人背地里叫她们瑶人婆。瑶人婆下山只有一种营生，就是卖药。她们卖的药其实种类很多，但在村里人嘴里，通称风药。风药灵验的故事，同瑶人很多怪异风俗、绝技奇术混杂着流传，瑶人在我们眼里便有心。不敢得罪她们，怕她们末药。放末药，就是通常

讲的放蛊。

多年之后，有幸结识了湘西的朋友，听了很多关于放蛊的故事。方才知道放蛊之风主要流传在湘西少数民族中间，我的家乡溆浦原本就属于大湘西版图，听说那里的瑶人也有此异俗。我对放蛊神技将信将疑，可身临其境却不敢造次。多次云游湘西，见着那些五短身材的土家族、苗族或侗族汉子，或是那些娇小白净的山里姑娘，总疑心他们身怀超人之术。我曾不通苗语，猜想她们唱的是迎客歌，便胡乱地应和几句。待要接过她们递上的酒上，猛然想起放蛊一说，内心不免忐忑。我终于还是没有遇着蛊毒。

读了梁波、李苑的《蛊毒——千古之谜的解读》书稿，神乎其神，令人且惊且惧，亦叹亦羨，欲往问津。我琢磨着，湘西蛊风，既是此地民风。不管外人把湘西蛊风传得如何吓人，其实无非爱恨情仇。湘西人仰起脖子喝酒，扯开喉咙唱歌，说话做事不绕弯子。湘西产烈酒，更产烈性汉子；湘西产山歌，更产歌喉清丽的女子。他们爱你，就捧上酒来；爱得舍不得你走了，说不定就会在酒里放蛊，你就不想走了。

湘西山水灵秀，男女敢爱敢恨，教你缠绵终生而不悔。这种“桃花蛊”，你想碰都难得碰上。你要是欺负湘西人，你喝的水，你吃的饭，里面说不定就有蛊毒了。你就得病快快的过日子，直到你终于醒悟过来，追悔不已，你才会重新硬挺起来。原来，给你放蛊的人，早悄悄儿给你解了。传说蛊毒千奇百怪，说到底都出自人心，不是爱你，就是恨你。只知道爱与恨的民族，天真未凿，十分难得。

蛊风故事，我听得很多，却从未亲历亲见。记得我小时候，听大人们神秘秘地讲着一种蛊惑术：看上某家女子了，你就拿根稻草，掐成七段，放在路上，然后念念咒语。只要等女的跨过那稻草，就着了魔了，死心没见过哪家女子着了邪魔，稀里糊涂跟着男人走了。可这蛊惑术却至今仍在村里流传，大家都相信。《山海经·南山经》里有一种传说：有一种像鸠的鸟，名叫灌灌。把它的羽毛披在身上，就可以不受蛊惑。陶渊明的诗里就写到过：“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可谓一物降一物。但是我们能到哪去找这种鸟的羽毛呢？湘西蛊风

的故事似乎总是发生在山的的那边，就像《山海经》的故事总是发生在我们无可寻觅的山海间，但人们对这些故事是深信不疑的。我们先祖的淳朴与蒙昧，使得他们在面对天地万物和外界侵害时，希望自己有种超人的力量。

湘西蛊风给我的感觉总是悲凉的。沈从文笔下，放蛊者多为女性，恐怕在于女性原本是弱者。心思纯厚的人，一念就是天。如果依靠自身力量不能达成愿望，心念又那样单纯强烈，只好求助于放蛊。男人是不放蛊的，他们只会动刀子。所以蛊，不管是为报复，还是为爱，总是一种女性的阴柔，一种无可奈何的努力与挣扎。至于是不是真有其事，果如其神，那倒不妨姑妄听之了。我不敢对湘西蛊风武断地下真假有无的结论，愿意相信这是原始文化的活化石。

(作者系著名作家。)

目 录

序一 / 撩开蛊毒的神秘面纱	邓敏文 1
序二	王跃文 7
引子	1
第一章 / 蛊毒往事	5
第二章 / 尘封的故纸	27
第三章 / 不灭的灵感	43
第四章 / 蛊区有多广阔	53
第五章 / 难断的公案	67
第六章 / 蛊毒种种	79
第七章 / 神秘的渊源与传承	97
第八章 / 以药攻药	109
第九章 / 走进蛊毒区	131
第十章 / 大写的问号	141

第十一章 / 不是结果的结尾	159
后记	163
参考书目	171

引子

不知道是文字始祖苍颉，还是其他哪位先圣，在发明汉字的时候，特别给我们演绎了象形的奇妙：一件标准的器皿上，赫然盛了三个张牙舞爪的虫子，这就是：蠱。数千年后，当人们把汉字加以简化的时候，“蠱”变成了“蛊”。仔细一看，虫子的数量是减少了，但是个头却大了，似乎是威风凛凛、蠢蠢欲动的样子，好象再大的器皿也关不住它了！

这是个无孔不入的虫子，也是个无恶不作的虫子。此时此刻的我们，还仍然摆脱不了这个呲牙咧嘴的虫子。

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凡是与蛊有关的词语，都是令人生畏的：蛊惑、蛊杀、蛊谋、蛊祸、蛊苗、整蛊……而蛊毒，就是对这个虫子所作所为的形象注释。

关于蛊毒，有的直接称为苗蛊，有的称为草蛊，俗称

“放蛊”、“药蛊”、“啜药”。最早见于《史记·后汉书》，历史典籍、地方志书上多有记载，各类野史更是不惜笔墨，传说中充满神秘，神秘中浸透野蛮，野蛮中充满恐怖。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中曰：“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有“药圣”之称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虫部四》中，也引用了前人的记述：“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如此造就百毒之毒、毒虫之王，其情其景，真令人胆寒无比。

今天我们所处的湘西张家界和古城凤凰，可以说是宾客如云、游人如织，每年不分酷暑寒冬，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外游客，来这里游山玩水、访古探奇。一进这里，一些导游还在善意地告诫：要提防乡人“放蛊”。许多旅游类的网站上，也把蛊毒当作当地的奇风异俗来介绍。一些说法活灵活现，似乎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似乎一切就在今天早上。而很多浪漫的游客，旅行包里都放着本沈从文的著作《湘西》，有的还在一路上阅读，试图用周围的景物来印证文学大师的描述。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作家在其中的《引子》里所写的：“……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的确，山水还是这么迷人，传说依旧富有魅力。这出没在山水中的人物，还是先生笔下一般地饱含性情吗？还是过去一样神秘而自得地生存着吗？

1986年11月13日，湖南长沙出版的《科学晚报》在

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上，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湘西南放“蛊”之谜何日解》，副标题是：“千百年来这件事似真似假令人毛骨悚然”。来自该省绥宁县的一位读者，以本地两个乡镇的一些现象为例，提出了他的疑惑。文章最后说：“要想解开这个谜，只有引起医学界的重视，派出考察人员，进行科学考察，以澄清事实。如果现在这样若明若暗，不予以澄清，总不是个办法。”作为弘扬科学精神的报纸，必定专家云集，可是他们当时对这个热门的话题，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而是反过来求教广大的读者。我们注意到，长时间内，这份报纸再也没有刊发相关的文章，也许是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结论。可以说，历史的烟云已经随风飘散，眼前的现实却让你久久不能释怀。

我们出生在大湘西，生活在大湘西。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山区，也是外来文化影响较少的地区，充满着古朴神秘的色彩。木屋在风水树前伫立，水车在山野田间翻转，鼓楼里飞扬出苍远的鼓声，风雨桥上飘洒着急骤的风雨。当工业文明的笔墨把我们的四周涂染得污黑零乱时，这里的天空仍然被白云擦洗得瓦蓝瓦蓝。

十多年前，在一次普通的采访中，某粮站的一位余姓退休职工，在湖南省会同县一个农机站的院落里，要求我们进行另外的一项采访。他一边流着痛苦的泪水，一边给我们讲述他被放蛊的经历，恳求我们通过新闻媒体，为他访医求药。他那瘦小的身子，那痛苦的表情，长久地留在